

妈妈走的那一年

[美] 威廉·麦克斯韦尔 著

程应铸 译

*They Came
Like Swallows*

WILLIAM MAXWELL

南海出版公司

妈妈走的那一年

[美] 威廉·麦克斯韦尔 著

程应铸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妈妈走的那一年 / [美] 麦克斯韦尔著；程应铸译.
—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6.5
ISBN 978-7-5442-6182-1

I. ①妈… II. ①麦… ②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593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-2015-046

THEY CAME LIKE SWALLOWS by WILLIAM MAXWELL
Copyright © 1937, 1964 by William Maxwell
All rights reserved

妈妈走的那一年

[美] 威廉·麦克斯韦尔 著
程应铸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刘文茵 李佳婕
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未氓
内文制作 周文彬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8
字 数 104千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182-1
定 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第一卷 谁的小天使

1

第二卷 罗伯特

85

第三卷 一个罗盘点

187

第一卷

谁的小天使

邦尼没有被立刻吵醒。一个声音（那会是什么？他不知道）冲击他睡眠中的表意识，然后像石块一样沉落下去。他的梦成了静谧的止水，他终于醒了，感到身子软软的，赖在床上不想起来。他无奈地翻了个身，目光碰触到上面的天花板。此前的冬天，一根水管爆裂，留下现在这摊黄色的水渍，像是一个湖泊的轮廓。在邦尼的注视下，这湖泊渐渐变成一只鸟，它有一个羽毛丰满的头和朝外散发开来的尾羽。当图像在他眼中不再进一步变化时，他的视线向下游走，顺着天蓝色的墙纸落到另一张床上，罗伯特正躺在它上面熟睡。邦尼的目光在他上下分开的嘴唇上停留

了一会儿，然后转移到他的脸上，由于正在酣睡之中，这张脸显得无生气，空洞而缺乏表情。

天正在下雨。

屋外，菩提树的枝条在风的吹刮中飞扬起落。是十一月了，树叶纷纷坠落。邦尼翻动身体，压在阿拉明塔小而硬实的身体上。邦尼已经八岁，作为男孩，有点过了以洋娃娃做玩偶的年龄，所以白天他把阿拉明塔挂在床柱上。这是一个印第安娃娃，它的脸上带着固定不变的表情。但夜晚，它便和他共同占用他的床榻，睡梦中，他会一次又一次钟爱地把它拖到自己身边。如果他醒得太早，这时天色还黑，有它在身边是个安慰，他会伸出手来碰触它。

他——彼得·莫里森，也被称作邦尼，他所面对的，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日，一个完完整整的星期日。他轻轻移动阿拉明塔·卡尔佩珀，让它的头能落在枕头上。如果这是一个晴天，如果天是蓝色的并充满阳光，他就必须动身前往主日学校，唱赞美诗，也许还会听那些听腻了的老故事：丹尼尔被扔进狮穴，或者有关以利沙的，或者以利亚乘坐燃烧的马车上天。他将会有怎样一个上午

呢？他一回到家里，就会马上把漫画书在地板上摊开，他可以舒适从容地看它，这时，肯定会有人走过来对着他惊叫：“天哪！这是多好的一天，待在家里太可惜了，为什么你不去外面锻炼？”如果他佯装会去，而实际按兵不动，那么要不了多久，他们又会来催促。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他必须戴上帽子，穿上羊毛外套，戴上露指手套。就这样，他被赶到屋外，孤闷地在一堆堆枯黄的落叶上踏步，或者在没有花朵绽开的花园里游走。这里如今只有光秃的树枝，只有脆弱的小草和夏花枯萎的茎干。

邦尼听着滴水的声音，雨水从屋顶滴落下来，他暗暗对自己说：我会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不是今天早晨！在屋子前部的某个地方，由于一扇门开着，所以，他母亲的声音能够顺着楼梯传来。他的心中像是有一个压紧的弹簧，一个螺旋弹簧，此刻被松开。他弹跳般地坐起，把被子扔到床脚。他盥洗，穿衣，然后下楼，看见母亲就坐在书房壁炉前的早餐桌边。

“你好吗？”他甩出手臂挽住她，有点鲁莽地在她嘴上按了个吻，“你好，你好吗？”

“我很好，谢谢。”

她把他拉到自己面前端详着，看他是不是哪里没有洗干净。邦尼注意到他父亲位子上留下的面包屑和随意折叠起来的餐巾，心里踏实起来。

“晚上睡得可好？罗伯特起床了吗？”

邦尼摇头。

“他醒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邦尼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这时，她为他在一片烤面包上涂黄油。涂完后，她从壁炉边拿起装熏肉的大浅盘。

“罗伯特昨晚十点钟还没睡，他想看完《保加利亚的男孩同盟》。我对他说，没你在，他们不会暗杀任何人，可他还是非要读完它。”她又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，“你知道，他就是这样。”

罗伯特十三岁，是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男孩。相较于大多数人，邦尼对他的这种感觉似乎更为强烈。他不会自动上床睡觉，也不会准时起床，他讨厌洗澡，讨厌有人吻他，

讨厌上音乐课。他让地下室的灯白白地亮着，他不肯吃牡蛎和南瓜。冬天的早晨他赖床不起，把窗子紧闭。他在客厅地毯上铺满他的玩具士兵，到了该收掇它们的时候，从来不见他的人影。他跑出去帮人挖洞了，而且很可能到用晚餐的时候还不回家。当他归来，衣服粘了泥土，关节的皮肤被擦破，头发粘满树叶和树枝，崭新的运动衫留下一个破洞。

逗邦尼哭是罗伯特的乐趣，他们之间没有相安无事的时候（至少邦尼不记得存在这种情况）。每天早晚之间，至少会逗哭他一次，这是必定的。罗伯特会藏起邦尼的战时储蓄邮票和铝箔球；或者在屋里来回跳蹦，手里捏着阿拉明塔·卡尔佩珀的辫子，让它摇来摆去；或者把邦尼的手臂向后扭曲，或者表演他的新戏法，其中一点是让我的拇指弯曲变形；或者，他还可能做的，不外乎是坐在房间对面，嘴里嘟囔：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吓死我了……还用手指指着邦尼画圆圈，圆圈越画越小，直到邦尼再也不能忍住泪水，哭了出来。

今天才刚开始，远远没有过完，它也会像所有日子一

样，被搅得变质变味。但是只要罗伯特还在楼上赖床，那么邦尼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世上没有任何理由，能阻止他好好享受一顿美味早餐。

“在下雨。”他说，自己伸手去拿熏肉。

“我看停不了。”母亲把他身旁的盘子放回壁炉边，这样，等到罗伯特用餐时，它还会保持温热，“五点钟就开始下了。”

邦尼充满希望地看着窗外。

“雨大吗？”

有时候下的是倾盆大雨，加上持续太久，即使后来放晴，他也不会指望他们让他出去。他们会说，地上太潮湿。还说，他可能染上致命的感冒。

“你看雨大吗，妈妈？”

“好像很大。”

邦尼试图说服自己：这是一场倾盆大雨。但实际上猛烈的是风，雨并不是很大。雨水被风搅得旋转着，纵横交叉，拍打在窗子上，然后像一条条小溪，急剧地顺着窗玻璃流下——窗上倒只留有很少的雨水。风越刮越大，而雨

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么大。屋里，房间变得特别安静。除了原木在壁炉里的爆裂声和吟唱声，没有其他声音。虽然是白天，但必须把灯全部开亮，在灯光的辉映下墙壁显得更为坚实牢固，那感觉就像在晚上，当帘子把所有的窗子遮蔽，房间就变得封闭逼仄起来。

“你觉得……”

邦尼犹豫了，生怕在最后一刻暴露自己。

“早晨下雨……”母亲从桌边站起，揣摩他的想法，考虑要不要认真回答他。

早晨下雨午前晴。

她这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，残忍地悬在他眼前，即使是在他低头看盘子的时候。他努力心无旁骛地吃他的麦片粥。这时候只要一个小小的波动，就会触痛他，引起他的悲伤。让时钟去按照它的节奏运行，让木柴随着壁炉突然爆发的一阵火花而倒下，而他，会情不自禁地流泪。

母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不耐烦地翻找她的缝纫工具。邦尼仿佛听见她在心里抱怨，说他已经长成一个男子汉，或者近乎如此。去年八月就满八岁了，可是遇上事情，依

然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，会反反复复跑来缠她，寻求爱抚和安慰。

下一次，他下决心，下一次他会努力克服自己的软弱。只要现在她不对他严厉和冷漠就好了，他不能忍受她这样对他。不是今天早晨……他为自己深感难过。他开始想象，如果她不在这里会怎样。如果母亲不在这里，不能保护他，不能让他免于面临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——来自天气，来自罗伯特，来自他父亲——他会做什么？在一个既没有温暖，又没有安慰和爱的世界里，他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？

雨水在冲刷窗子。

当他母亲找到她要找的针，她在针眼穿上线，然后拿起一块正方形的白布，她的手来来去去地舞动，专注地做她的缝纫。非常突然地，她对他说：“邦尼，你过来。”

他立刻从椅子上下来。但是，当他站在她面前等待的时候，当她用带着疑问的棕色眼睛注视他的时候，他心上压着的重量在增加，最后变得像是一块沉重的石头。他每吸一口气都得用足力气。

“你是谁的小天使？”

因为这句话，因为随之而来令他完全意料不到的亲吻，顿时，他变得健壮和强大起来。他的眼睛和她的相遇，这让他感到安全。他仿佛听到天使的翅膀在身体上方拍动，充满阳刚气的喇叭声和击鼓声也紧跟而来，他坐回椅子，继续用他的早餐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是茶巾？”

邦尼注意到，母亲摇着头，表情非常奇怪，好像想甩开一个听起来不甚舒服的想法。

“它们看上去就像茶巾。”

他对她的事情总是抱有兴趣，几乎像个同龄人。如果她应邀去参加一个纸牌聚会，他想知道的是后来谁赢得了奖品？他们吃了什么美味食品？席位卡片是什么样子的？当她去皮奥里亚购物，他喜欢跟着一起去，如此，他可以评判她购买的衣服，虽然这意味着他要在试衣室外面等上很久。他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，例如，关于餐厅的墙纸，

邦尼就喜爱本来的样式，特别是那圈镶边，是一座丘陵，上面每隔三英尺就有一座相同的城堡，每座城堡都有三个相同的骑士骑着马向它奔去。然而，使他深感意外的是，母亲挑选了普通的白墙纸重糊了一遍，在他看来，它们用在厨房还差不多，反正厨房的墙纸无关紧要。

“如果它们不是茶巾，那是什么？”

她把线咬断，估算还需要用多少长度的线，然后从线筒上扯下，这时，邦尼在等她的回答，他快要失去耐心。

“尿布。”

这个词在他心中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，他若有所思地走过去，在母亲旁边靠窗的座位上坐下，从这里他能够看到侧院和篱笆，还能看到凯尼格家的院子和凯尼格家的白屋侧面。凯尼格一家是德国人，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。他们家有个名叫安娜的小女孩，到一月就满一周岁了。凯尼格先生很早起床，赶在上班之前帮着洗涤衣物。早晨五点钟，他家那台洗衣机就轰隆隆轰隆隆地响起来。到用早餐的时候，就可以看见一串白旗在秋风中飘拂，当然，它们不是真的旗帜，是尿布。母亲手中缝制的就是这东西，没